焦氏筆乘

正續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焦氏筆乘

續正

(一)

焦竑輯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焦氏筆乘卷一

秣陵焦竑弱侯甫

仲脩勸讀論語

李彥平曰宣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趙孝孫仲脩伊川先生高弟趙顏子之子也於某有丈人行春同試南宮仲脩中選而某被黜仲脩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趙曰公願讀論語否卽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必某仲脩笑曰公旣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爲學某泫然不知所對仲脩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絺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旣欲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飮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頓若有悟請益曰爲學之道敬聞命矣敢問事業何如仲脩曰事業正自爲學中來只如作一郡行得論語中三句便用之不盡彥平曰願聞之仲脩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也彥平佩服其言每曰吾平生操心行己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

屢空

學至聖人則一物不留胸次常虛故夫子曰空空如也此天命之本體也回未至此亦庶幾乎屢空矣賜也於天命之本然不順受之而以多聞多見爲學非貨殖而何然意料所及於此道時有中焉但終非眞

悟耳。此夫子稱回以勵賜也。

不改其樂

談苑醍醐云。有問予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聞一知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夫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猶然憒憒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眞不如顏子。非許之也。象山先生曾論此。有吳君曰。爲是尙嫌少在。先生甚喜之。今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有若無

薛子緒言云。萬物皆自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聲無臭。歸根之學也。論語曰。有若無。若之一言。猶隔影響。顏子所以未至於聖人。

申棖

論語。申棖。鄭元云。卽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譌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棖申棠一人爾。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

伯宋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並列從祀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李士龍曰黨字非音黨棣之黨蓋與棖卽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瞠亦作矇橕亦作樘鎗亦作鏘六字並音鐺皆諧聲字也振亦音棖本作穀亦諧聲字可見黨亦音棖史記有申黨無申棠信譌也

騶虞

詩吁嗟乎騶虞說者因前篇麟趾爲關雎之應故誤以騶虞爲獸因擬之爲鵲巢之應或以爲不殺或以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今攷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禮記射義亦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也則騶虞蓋指此詩而謂之備官則非獸明矣說文騶廐也月令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註謂僕戎僕也此卽周禮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乃獻比禽者是也又云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幷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卽周禮辨六馬之屬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者是也左傳晉悼公初立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則騶爲掌廐之官無疑矣舜典咨汝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者是也則虞爲掌山澤之官無疑矣此詩蓋南國遵文王之化而德及庶類故其諸侯當春田之際見葭蓬之盛則知草木裕見豝豵之多則知禽獸若以爲非虞人能厲山澤之禁則物性何以能遂非騶人不失馳驅之法則物類必至過傷因歎美而歸功於二官焉夫二官脩職而能獲斯效謂非由於文

王之化行乎。此所以爲鵲巢之應也。賈誼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知虞爲司獸之官。而不知騶爲司車之官。亦可謂明於此而暗於彼矣。

尚書古文

國子學正梅鷟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眞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恆言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也。梅作有成書。今藏余家。異日當板行之。

納言

舜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命禹曰。予欲出納五言。汝聽。易大傳曰。理財正辭。正辭、亦納言之謂。此治教之急務。蓋五方之民。風俗議論。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

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此等議論豈可不納之於上而出命以正之也周衰異端並作魯少正卯行僻而堅言僞而辯孔子誅之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執左道者有誅周官糾萬民之德正其行巡問而觀察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訓之以觀新物古帝王設官分職奉天命子兆民其詳如此叔世官廢而不脩故異說興而莫之止孔子條爲政之急務曰脩廢官此其一乎

周易舉正

唐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眞本比校今世流行本或將經作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詞注內移後義卻處於前兼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之字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文成焉天之文也今脫剛柔交錯四字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漁注云有其漁故失之也今誤作無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饗上帝以養聖賢今多而大亨三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

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中孚豕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豕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作已上。既濟象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繫詞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字爲正文。雜卦。蒙稚而著。今稚誤作雜字。此書世罕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

開塞書

商君傳。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已。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又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糴。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與樂。夫積而不糴。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亦何利哉。鞅大都以誘耕督戰爲本。不自知其敝耳。

子夏易說

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之謂靡。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靡成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縻。縻、牛纏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靡厲之說爲長。以韻讀之又叶也。或作靡、劘、與摩通。漢賈山傳。自下劘上。注音摩厲也。剴切之也。與易爻摩義合。

飛遯

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𦟌與古蜚字相似後世因譌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曹子建七啓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遁皆可證

家食

不家食吉養賢也非使賢者盡祿於公室而不食於其家也人君能養一賢則天下之民皆得以耕食而鑿飲仰事而俯育不必家至而食之也若欲家至而食之殆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矣

不事王侯

蠱之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誤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不事王侯此索隱行怪之所爲聖人不取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母耄期之日不出從政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非惡干祿而然蓋知尊尚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以爲卿曾子曰居父母老不忍遠親以爲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歟故曰志可則也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希夷先生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嘿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

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櫝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爲而不晦也。

佛典解易

嘗觀佛典中亦有解易語。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君。女歸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男貴左。女貴右也。又曰。鼓之以雷霆。陽動也。潤之以風雨。陰隨也。又曰。殊途而同歸。若千逕九達。王城不二。九流百世。聖道寧差。又論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膝誤作足。亦無五居其室一句。獨見於佛書耳。

禽獸可互名

益稷。百獸率舞。非專以走獸爲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膋者、贏者、羽者、鱗者。是禽亦可以名獸。後漢書。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是獸亦可以名禽。

朋當在東押

詩。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左傳引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劉楨魯都賦。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則古韻朋與戎、宗、弓、相叶無疑。沈約韻朋在烝韻。而肱、鞏、堋、薨、宏皆從之。疑編次之誤。考約以前。無如此叶者。且毛詩詩詞之祖。則其韻亦韻之祖也。舍聖經不宗。而泥沈約偏方之

音其固甚矣此所當首辨也。

士衡詩誤

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嵇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諼草忘憂。以其忘故名爲諼。諼、忘也。背、堂北也。陸士衡詩。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誤。認背字又誤。

咎繇鍾繇二繇同音

古尚書。皋陶作咎繇。周禮追師注。步搖作步繇。魏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世說。庾翼謂鍾會曰。何以望君遙遙不至。正舉其父諱戲之也。今多讀爲由。誤。

敖誤爲教

漢王嘉奏對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無敖佚欲有國。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逸欲。但當戒愼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敖字誤作教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佚欲。於理難叶。

觚

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日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或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尙不時成。況於大事乎。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稜也。有稜角也。

五行傳

劉向五行傳後世以爲牽合。天固不以屑屑爲事。而殃咎類至。理不可評。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徵。相爲影響者非歟。試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太陽爲水。厥陰爲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爲強項。爲腰疼。爲發熱。爲惡寒。其患雜然並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爲恆雨、爲狂、爲惡也。況五官之間。兩失其正。卽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其爲患豈一端所能盡哉。劉向直指某事爲某之應。局於一端。猶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不止一證。宜乎災異之迭見互出耳。

二疏贊誤

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尙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令覈實無差忒乃可。

印文之誤

馬援拜伏波將軍。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成皋令印。皋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皋非從羊。乃是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辨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況

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不可勝紀。其來久矣。

太誓總德

墨子引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僻不以告者。其罪猶淫僻者也。又引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此語書皆無之。書序中亦無總德篇名。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因事置官。事已卽罷者邪。

人參贊

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椏五葉。皆陽向陰。故韓翃詩云。應是人參五葉齊。典術曰。堯時天降精於庭爲韭。感百陰爲菖蒲。呂氏春秋。菖蒲、亦名堯韭。唐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日糧。用此事。

鶴頭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唐詩。鶴書猶未至。那出白雲來。

太白詩誤

太白詩。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按史記。子房授書圯上。注圯、音怡。楚人謂橋爲圯。二字不應複用。

韋莊詩

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莫愁爲南國佳人此實語也選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則西園公子乃子建事謂名無忌可乎此詩流利可喜獨以一語之玼終損連城之價

一線

子美刺繡五紋添弱線又愁日愁隨一線長魯直詩宮線添尺餘皆指女紅以驗日也荆楚歲時記云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其說又與此異未知孰是

赤族

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爲流血丹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

禿節

杜禿節漢臣歸今本作握節右丞節旄禿盡海西頭今本作空盡俗士無知妄肆改竄每如此

公冶長

楊用脩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樂天禽蟲詩序予非冶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按冶長辨鳥雀語云喈喈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犢牛折角

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豈用脩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奇。未可臆斷其無也。

左擔

杜。左擔犬戎屯。解者多不知左擔之說。按華陽國志。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陽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行人爲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庲降賈子。左擔七里。左擔纔見此耳。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劒。厭餘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盜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字相近而誤也。

食貨志引孟子

班固食貨志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蓋以豐年不斂。凶年不發爲訓也。如孛悝平籴。壽昌常平。悉本於此。此於時說爲長。

惠淨衍莊子

釋惠淨衍莊子語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

消搖

莊子逍遙、古作消搖字。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遊於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堯夫詩似莊子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言今之吾。相與從而吾之矣。又安知吾之果爲吾乎。邵堯夫詩。昔日所謂我。而今卻是伊。不知今日我。又是後來誰。正此意。

綠竹

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毛注云。澳、隈也。菉、王芻也。竹、萹竹也。又陸璣云。淇、澳、二水名。菉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詞賦皆引猗猗入竹事。誤也。按傳曰。淇衞箘簵。又曰。淇衞之箭。又下淇園之竹以爲楛。又伐淇園之竹以爲矢。是淇之產竹。自古而然。詩曰。綠竹猗猗。言竹之初生。其色綠也。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曰綠竹青青。卒章又曰。如簀。如簀。言其盛也。故謝莊竹贊亦曰。瞻彼中堂。綠竹猗猗。毛陸之說未可從。

日食

日食。一定之數也。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禮。曾子問孔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夫火也。喪也。雨也。皆不可先定也。當時視日食。亦猶此耳。使先知之。則當預有戒令。朝不必入矣。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則若

眞有物食之者。君象而日有食之。記異也。警人君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上下千百年。皆可坐致。於是人君視爲常數。而莫之畏矣。

黃牛峽

古歌。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上峽舟行之難也。太白衍爲五言。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然觀太白詩。益見古語之妙。

袁白石

韋蘇州。澗底束荊薪。歸來袁白石。讀者謂其寓言耳。按晉書。鮑靚爲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袁之以自濟。則實有其事矣。

論性

孟子。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移也。要之皆出於孔子之言。蓋性無不入。此性之所以爲妙。知性之無不入。此聖言之所以爲全。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孟子卽情以論性也。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蓋卽此意。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亦異乎孟氏之旨矣。

魏志鍾會撰四本論。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由孟子之言觀之。才性本一。何得有同異離合邪。然則四本者。又三說之支裔也。

深衣

深衣方領。正經曰。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乃匠氏取方曲尺。強以斜領爲方。而疑其多添襟。制度遂失。若裁作方盤領。卽應如矩之義。續衽。所添兩襟也。更加鉤、起於肩上。卽是鉤邊。若以斜爲方。豈聖人正心之意。朱子只作直領而下裳。背後六幅。正面六幅。分兩旁。若交其領。無乃背闊而後狹。又肋下兩縫向前。或翦圓裳旁曰鉤邊。尤可笑。只按深衣玉藻二篇正經。制度自見。世儒自不考耳。出元吾子行閒居錄。

一錢

阮孚日持一皁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羞澁。子美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用此。然語意渾成。不覺其用事也。

柏舟

詩。汎彼柏舟。古注。謂汎汎然流水中。蓋言寡婦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恃。誠羞居之善自況者也。而列女傳云。以柏舟之堅自比。則非矣。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此詩之妙旨也。

采葛

采葛。舊說賢者被讒。見黜閔之而作。蓋葛可禦暑。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今君弃予。則其節誕矣。故與以采葛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思之如三月之久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比君臣之誠悃

相通也。今君弃予。則蕭條甚矣。故與以采蕭賦焉。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憂思如秋之蕭索也。艾可療疾。畜久益善。比君臣之休戚相關也。今君弃予。則病益深矣。故與以采艾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言過強仕而至艾。終無見君之時矣。故思之更極其切也。故曰。于采葛見慕君之至。而行道之極也。見田子藝說。但蕭索、與年及艾。與采蕭采艾。又爲一意矣。豈與而比。詩意亦不嫌其複邪。以勝朱傳聊備載之。

八蜡

禮。八蜡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此經之明文也。鄭氏去百種而增昆蟲。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爲二。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於末。皆非也。昆蟲無作。乃祝詞。祀神正祈昆蟲之無作。乃謂之祀昆蟲可乎。草木歸其澤。澤、音達各反。與壑作相叶。蔡邕獨斷載祝詞。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與禮文少異。

不識一丁

苻堅宴羣臣賦詩。姜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之。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夫莊子云。丁子有尾。若直下不屈。乃古下字也。下作丁。上作上。若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者。

賣文爲活

子美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卻之。張知白守亳。亳富人脩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爲記。富人遺五百金。求脩

附名。脩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彼售金求米者。非惟人品徑庭。卽其書可知矣。賣文爲活。段湛事。

隕穫

儒行。不隕穫於貧賤。晏氏曰。隕、如籧篨之隔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穫之從禾。是矣。而隕之爲籧。則何取乎隕、從阜員聲。從高而下也。易曰。有隕自天。公羊。星霣如雨。此隕字之義也。若曰。如阜之隕而頹落。斯得其義矣。

師古注誤

司馬相如傳。邪與肅愼爲鄰。邪、當如字讀。師古讀爲左者。非是。蓋肅愼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爲鄰。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有左蒼梧右西極矣。韻會曰。邪、外國名。亦引此傳爲據。又非也。蓋邪本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渾邪。乃余遮切。與此不同。

束脩

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束脩。非謂脯贄也。蓋言自行束帶脩飾之禮以上。漢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賈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此可證。然古自有指脯贄爲束脩者。檀弓。束脩之問不出境。穀梁。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是也。

詩用坐字

北齊劉逖詩。無由似元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奇。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溼。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蓋皆出逖。然黃鶯螢火二語。風致校逖遠勝。可謂青出於藍矣。

月出

毛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見月懷人。能道意中事。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窺明月。子美夢太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王昌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此類甚多。大抵出自陳風也。

夷門歌

右丞夷門歌。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出晉段灼傳。灼上書追理鄧艾。有曰。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然語意渾成。如自己出。所以爲妙。

纏讀如戰

淮南子。纏以朱絲。纏讀如戰。古樂府有雙行纏。謂行縢。卽足衣也。宋人詩。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以平聲讀之矣。

岳武穆詩

鄱陽巍石山。有龍居寺。岳武穆嘗過之。留題云。巍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

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爲雨濟民憂近有集武穆詩文者不載此因筆記之

杜詩重用字

杜送田四弟將軍離筵罷多酒空醉山翁酒一詩用兩酒字右丞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用兩馬字豈一時趁筆之過邪

就用薛璩語入詩

後山云子美懷薛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璩之詩也予謂即今耆舊無新句共釣查頭縮項鰲亦用浩然語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鰲

七始詠

漢書律歷志引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房中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爲傅會是矣用脩乃謂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脣喉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謂七始詠詠即韻也此說甚非七始本志自有定說乃云漢書注不著七始之義而別自爲解豈未見漢書邪且切韻起於近世而謂舜時有之尤舛

召康公

皇甫士安曰召康公文王之少子是於周公爲兄弟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史篇召公名醜奭豈其字邪

抑彧醜字相混邪.

老安少懷

子路車裘共敝.顏子無伐無施.其志美矣.然非得車馬負善勞.其志不行.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只眼前信手拈出.無非妙理.蓋二子爲其難.夫子爲其易.二子有所待.夫子無所假.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曾點異乎三子亦以此.

匏瓜

臨川人應柳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同義.

子桑伯子

劉向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太簡.

子庸說孟子

耿子庸說孟子云.見先王之禮.卽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卽知其德.差等百王.無少違忒.非其虛靈洞徹之

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擅生民未有之盛也。此說遠勝傳注。

桑穀

史記。桑穀共生。穀、音搆。樹名。皮可爲紙。故王羲之傳云。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觔。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穀搆穀、谷穀、叩今多混。

誠明

誠而明。天命之謂性也。明而誠。脩道之謂教也。楞嚴經。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注曰。即寂而照曰妙明。即照而寂曰明妙。與此意合。

宗廟廄庫

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注謂。廄養馬。庫藏物。欲其不乏用也。審爾。則何以先於宮室。予意廄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宗廟先居室以此。

服制考詳序

吳幼清服制考詳序云。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爲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己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

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喪己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有服己雖無服必不華美于其躬宴樂于其室如無服人也同爨且服緦朋友尙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豈獨於兄嫂弟婦恝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也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後世父在爲母亦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兄弟之妻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不知古者子婦叔於母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其文昧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自居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可號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

孔氏不喪出母

子思不令其子喪出母曰爲伋也妻則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其於義辨之審矣世俗不知恩義輕重之分往往於出母嫁母猶欲持喪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禽獸是也不知父在母死猶不得終喪三年蓋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故儀禮於出母爲父後者則無服豈聖人制禮顧教人以薄哉匡章猶知此義不欲以改葬欺死父此孟子所以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宋郭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稹服喪爲過禮詔下有司博議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又張永德、

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夫穎與元與永德。皆不知大義。故溺於流俗。私情如此。然猶止於心喪。猶不敢加於繼母。是其良心不可磨滅也。近世於出妻者。但讓出之者爲非。而不論見出者之罪。爲子者知奉出母爲厚道。而忘視死父爲路人。薦紳士大夫。於義絕之母。率解官持喪。而經傳法律。悉爲空文矣。此陰所以勝陽。小人所以勝君子。夷狄所以勝中國。三綱所以不振。世道所以日衰也。

戰國策。章子母得罪其父。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齊威王令更葬之。章子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噫。章子之爲言。亦可哀矣。而孟子謂之子父責善而不遇也者。豈嘗傷其父母之反目。而號泣以諫之歟。抑欲其母之不終棄也。而以禮葬靳之父歟。夫以章子念母之心。威王之命。而竟不敢起之馬棧之下。彼誠知父之重也。世俗不察。乃被之不孝之名。學者當從俗論耶。抑從孟子耶。

汝南記。應順字華仲。華仲妻。本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閉之空室。羸困無怨言。伯考問之。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固遣歸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路旁觀之。語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耳。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輒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泣涕。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弃。我何罪過。乃如此

邪。遂絕。噫。朗非不知母之無罪。其泣涕亦非無人心也。而終不敢以恩害義。如此若朗者。眞能自裁者也。事見後漢書注。

師不制服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以成己之恩。與君父竝。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按儀禮。爲朋友服齊衰三月。漢范巨卿聞張元伯之喪。制朋友之服。往哭之。況於師乎。宋儒黃幹。於朱子之喪。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絰。王柏喪其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絰冠加絲。武柏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絰於白巾。絰如總麻而小。帶用細苧。此皆行於近世而可法者。

五百弓

王半山詩。臥占寬閒五百弓。出佛典。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一拘盧舍。四里也。又紫磨月輪升靄靄。帝青雲幙捲寥寥。帝青。是帝釋寶青色也。

濁古音獨

孟子。滄浪之水濁兮。濁、音獨。與足叶。史律書。濁者、觸也。白虎通。濆者、濁也。漢書。潁水濁。灌氏族古樂府。獨漉獨漉。水深泥濁。張君祖詩。風來詠愈清。鱗萃淵不濁。斯乃元中子。所以矯逸足。又俗謂不明曰醫濁。以酒爲喻。或作骰突。或作糊塗。並非。

烏工衣

沈約竹書紀年注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烏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旁而出不知何據豈因萬章語而影撰之乎

盡心

或問李彥平孟子盡心之說先生曰一念不動便是盡心處或人未悟先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人之眞性了無一物或一翳之憎不之覺若不爲物所動則妄情欲念廓然自除非盡心而何

文帝書

魏文帝與鍾繇書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陶詩云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正用其語

摩詰逸詩

冷齋夜話載王摩詰詩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相看不忍發慘淡暮潮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二作集中俱不載

隨誤改隋

天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隋音妥宋均曰南北爲隋隋謂垂下也楊堅國號改隨爲隋意義既別音呼亦

殊、王應麟曰、隨安步也、吉莫大焉、隋、裂肉也、不祥莫大焉、而妄改之、不學之過也、

角里

漢角里先生、角、一音錄、按毛詩、麟之角、振振公族、又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蘇伯玉妻盤中詩、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古有此音、非二字也、宋史崔偓佺對眞宗云、刀下用音權、兩點下用音鹿、一點一撇不成字、按說文、角、象獸角形、無刀用兩點之說、偓佺以字學名於時、而不讀說文、作史者因此一事、爲之立傳、亦盲矣、

爾雅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晦菴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卽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謔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于九州、五方四極、彿彿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兼乎風、大雅兼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尙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

益略。鑵心浮氣。不務沈思。嘗之遇人於塗。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

焦氏筆乘卷二

成心

莊子齊物論。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成心有見而不虛之謂。未成心。則眞性虛圓。天地同量。成心是已。離於性有善有惡矣。今處世應酬、有未免乎成心。卽當思而求之未成之前。則善惡皆冥。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

佛典解莊子

佛典解莊子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

向秀莊義

竹林七賢論云。向秀爲莊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元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今觀其書。旨味淵元。華爛映發。自可與莊書並轡而馳。非獨注書之冠也。嗣後解者數十家。如林疑獨、陳祥道、黃幾復、呂惠卿、王元澤、林希逸、褚秀海、朱得之諸本。互有得失。然視子元奚啻霄壤。希逸乃曰。欲爲南華洗去向郭之陋。不知陋之一言。

竟誰任之。

向秀注多勝語

郭象注世說。謂爲向秀本。象竊之耳。其自注者。獨秋水至樂兩篇。世說去晉未遠。當得其實。其中頗多勝語。略拈一二。如曰天者、萬物之總名也。曰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曰有情以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曰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喪竭於外。曰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死矣。曰夫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曰凡非眞性。皆塵垢也。曰哀樂生於失得。任其所受。則哀樂無所措於其間。曰知以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眞。曰聖人在天下。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曰當其時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曰生之所無。以爲身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命表事也。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如此類、豈後世詞人所能辦哉。呂安嘆莊生爲不死有以也。

外篇雜篇多假託

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則後人竄入者。多之噲讓國。在孟子時。而莊文曰。莊子身當其時。昔者陳恆弒其君。孔子請討。而肚篋曰。陳成子弒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卽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踰四百歲乎。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後。孟前。莊子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多出後人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避漢文帝諱。改田恆爲田常。其爲假託尤明。

文中子

文中子。動以孔子爲師。其見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擬太過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悅。則其舉止言動。不覺盡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詩祖李杜。文祖遷固。未有非之者。獨訾文中子之法孔子乎。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則幾於瞽說矣。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與元經以定眞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鑿鑿如此。茲獨臆斷其無。可乎。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濟州李冠家。蓋中說之行久矣。陳同父頗次文中子云。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阮龔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董常而

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豈逸不無增損於其間。遂啓後世之疑邪。

黍離降爲國風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解者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是不然。風之與雅。體製不同。若今詩所謂選也、律也、歌與曲也。試寘黍離於二雅之中。聲果同乎。倘以平王政教不行。降雅而爲風。則正月之篇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而反列於雅何哉。故其聲風也。卽二南亦系之風。其聲雅也。卽正月亦系之雅。政不以此爲升降也。

紀傳自相矛盾

王應麟曰。秦本紀。載穆公以五羖羊皮贖百里奚。商鞅傳。又載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按呂氏春秋云。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傳譽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智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據此、則奚飯牛而秦以五羊皮贖之。正舉於牛口之下也。何矛盾哉。

徐廣注誤

史記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下日當作月。刊本誤耳。徐廣以爲望日又食。漢書及五行傳。皆無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所不紀。此不通天文故也。蓋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時

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天變兩見故於望日下詔書修省而詔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則因感月食之變而益謹日食之戒故也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繫以日則此月朔望分食非一日事也是後十二月晦雷徐廣云雷一作晝字又作圖實所未詳不知即雷字此以發聲非時故特紀異耳雷集韻原作靁通志云回古雷字後人加雨作靁回象雷形古尊罍多作云回今人不通字學而欲讀古書難矣哉

周破胡

齊世家即墨大夫毀言日至阿大夫譽言日聞而不載毀譽者爲誰按列女傳威王即位諸侯竝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妒能即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讒之佞臣也不可不退乃破胡其人耳

鄫侯

蕭何封鄫侯今世家作鄫侯字相似之誤也鄫七何切班孟堅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鄫唐詩麒麟閣上識鄫侯按鄫在沛鄫在南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所聞必眞師古云何封南陽之鄫疑未深考也

孫叔敖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鎭費補之云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

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慷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溼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卽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陳仁子不知文章賓主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爲不倫。更以騶子、淳于髡等雜之。何卑孟邪。按史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所如不合。而騶子、淳于髡之流。梦梦焉尊禮於世。正以見砥砆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駑馬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爲卑孟。是不知文章之賓主故也。

年月牴牾

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計其年當在顏子之後。論語。顏路請車。時孔子已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既在回之前。孔子亦當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則孔子卒時。子思應

不甚幼。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問答之語。其證也。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魯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止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然孔叢子載繆公薨時。子思居衞。孟子亦屢言繆公之於子思。此兩人同時。則年表亦誤矣。宋高似孫子略。國朝宋景濂。並云子思壽六十二。魯繆公同時人。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問答之事。安得有之。予謂既信壽六十二之說。卽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夢奠之後矣。伯魚先孔子而卒。子思又安得後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何也。書傳年月牴牾。如此者甚多。不可勝舉。

張祿

范雎傳。雎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久矣。雎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雎冒其名。以誑鄰國邪。

史記多爲後人殽亂。

太史公歿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相如傳。引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

百風一猶馳騁鄭衞之聲曲終而奏雅則其文爲後人所殺亂者多矣古書喪眞可爲嘆息

史公權衡

刺客傳序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蓋太史公之權衡審矣又如列孔子於世家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埒亦曷嘗先黃老而後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譏遷者悉賸語也

史公疏漏

史公會稡衆說成書時月先後不能盡合如韓魏時處戰國而滑稽傳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扁鵲醫號公而傳云與趙簡子同時又遷序漢初專據陸賈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文句既殊事理盡異又韓王名信都而去都留信使其名姓全同淮陰前輩譏其疏漏蓋不盡無也

漢書眞本

劉之遴傳云都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謂今本諸王傳雜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爲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劒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爲侯

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齎一葫蘆中有漢書敍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乃以餉鄱陽王見琛傳

伊川評班馬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爲駁張輔以文字多寡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匈奴傳贊

太史公匈奴傳贊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詞也子長深不滿武帝而難於顯言故著此二語可謂微而彰矣班掾元帝贊稱其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刊節度窮極幼眇成帝贊善脩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最得史臣之體

漢職官與今制多同

漢之職官以今制論之太尉卽今之本兵左右前後將軍卽今之五府其各置長史卽今之參軍大夫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卽今之六科期門卽今之錦衣廷尉卽今之大理治粟內史卽今之戶部少府掌

山海地澤之稅。卽工部之都水虞衡。尙書符節。卽今之尙寶。太醫。卽今太醫院。導官。卽今儀仗司。樂府。卽今太常諸屬。考工室。卽今工部鐵作局。與內官監諸屬大官。卽今之精膳司。與內之御膳監。東織西織。卽今之織染局。而庖人以下。又與光祿寺大官諸司相參矣。典客。掌歸義蠻夷。一名大行令。今國家設行人。專以使四方。歸義蠻夷。則以屬禮部之主客司。郎中令。中書謁者以下。今竝爲內官諸屬。漢時以士人參之。猶不失周官遺意。而今不可復矣。

古今人表

楊用脩曰。固作漢書。紀漢事也。洪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已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按表名古今。而篇中所列。不及漢人。尤爲不愜。

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中。出后夔於下上。韋豕韋也。寘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范武子。卽士會也。既書士會。又書武子。計然。范蠡所著之書也。既書范蠡。又書計然。至於品騭無章。是非駭亂。則又不可殫論矣。

白馬盟

高帝定天下。剖符封功臣。刳白馬而盟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帶也。礪。礪石也。言設使河徵而如帶。石泐而如礪。盟不可改也。讀者多失其義。宋制。羣臣佩金魚。其文曰忠。曰孝。曰清。曰愼。如黃河之深。若泰山之礪。咨爾無渝此盟。是直以礪爲堅固之義矣。

樊噲傳。從攻項籍。屠衮棗。晉灼曰。地里志無。今清河有衮棗城。功臣表有衮棗侯。顏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考後漢地里志。濟陰郡冤句有衮棗城。此正在大河之南。可以補漢注之闕。

薄昭書

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爲桓公之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爲厲王兄。昭特避就以爲之諱耳。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衞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爲兄。與當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

國吏二百石及比者

淮南安傳安謀反。事覺。下諸侯王列侯議。衆謂事驗明白。當伏法。及請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

注謂眞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者按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滿歲爲眞始給全俸今所謂比卽初試之吏與爲眞之吏相等者也顏注不得其詳特具之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於終南山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六尙

漢有尙冠尙衣等六尙書如淳謂掌天子之物曰尙是尙卽掌字之義也然尙字皆作上音至六曹尙書尙字又作常音按周官有司服中士掌王之服辨其名物卽尙衣也周禮有掌舍掌行所解止之處帷幕幄帟之事卽尙舍也周官小司徒中大夫掌六畜車輦又宗伯巾車下大夫掌王后之五輅輦車組輓有翣羽蓋卽尙輦也秦置六尙又有尙沐尙席而尙書亦預焉則尙書之名起於秦也宋大明中改尙書曰左右尙方則尙方之名又起於宋也宋百官志秦世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尙書尙猶主也夫秦漢魏宋以來皆有六局而皆以尙爲名卽今六曹之尙也特所掌之事稍異而皆主發書耳古字少故多省文以轉注爲義合周禮之言則諸尙字皆古掌字省文無疑今人或從去聲而讀爲上或從平聲而讀爲常如淳知解尙字之義宋百官志知尙猶主也然皆不知從省文而讀爲掌是蓋承譌習舛而不悟

也.

槀街

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按三輔黃圖.槀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故宋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願斷三人頭.竿之槀街.正以虜使在彼.故欲斷檜首.縣之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耳.程克勤平逆頌.吉祥就磔.欽首縣竿.槀街闐闐.都人快觀.又正德甲戌.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法司論擬.宜縣首槀街.以正國法.此於蠻夷何所交涉.而引槀街之文乎.

兼稱代魏

元魏石刻.有大代脩華嶽廟碑.歐公集古錄跋云.魏自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道武不許.乃仍稱魏.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耳.由是言之.史家闕謬多矣.按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則當時二號固嘗並稱.歐公豈未之攷與.

崔浩受禍自有故

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夫浩脩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爲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爲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

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鄂不

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不風無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爲柎一曰花下萼通作不卽今言華蔕也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蓋此地有梅溪苕溪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溪水全不相涉左傳華不注山人皆讀入聲誤也古不字讀作缶音或俯音幷無作逋骨切者今讀如卜乃俗音耳惟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於水深得之矣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亦可證也

平仲君遷

吳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平本作枰上林賦華楓平櫨其木理平可爲棊局故棊局曰枰唐詩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是也君遷一作楎欋出交趾温公云如馬妳俗名牛妳柿今本草有君遷又言卽柿漆非也別有椑柿閒居賦梁侯烏椑之柿是也可補文選注

神農黃帝皆作易

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已具又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黃帝時蒼頡第從而衍之耳干寶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注云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則神農黃帝

皆作易矣然未知何據或曰神農曰連山氏故連山爲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黃帝曰歸藏氏故歸藏爲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

太極

晉顧榮有云太極者混沌之時朦昧未分紀瞻云其理極盡無復外形皆善言太極者也近吾鄉張山人好窮天地之說謂余太極者自無而之有不可以理言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易也無極也乃指理言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老此其證也不然太極爲理則在太極之先者復何物耶余未有以難之

酎金

漢諸侯王以酎金失侯者甚多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奪爵以史漢注皆未明特詳疏之

荔枝

世讀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謂以果實勞遞送獨明皇耳不知漢已有之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植所得奇草異木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日萎死守吏坐誅者數人因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

極爲民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乃罷貢。

昆明池詩

子美昆明池詩。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注未詳明。按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牽牛織女。立池東西。以象天河。張衡西京賦曰。昆明靈沼。黑水元址。牽牛立其右。織女居其左是也。又廟記曰。池中有石鯨。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

昆吾御宿

漢書。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子美詩。昆吾御宿自逶迤。摩詰。黃山舊繞漢宮斜。卽其事也。又三輔黃圖。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武帝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入。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三秦記。御宿園出梨。落地則破。欲取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含消。此園梨也。

悲五子詩

吾鄉自天臺師倡道以來。奮興於學者不少矣。李維明、楊道南兩人。爲其魁桀。李以敦篤勝。楊以透脫勝。皆金相玉質。彬彬君子也。兩人生同地。學同方。歿同時。亦甚異矣。新都潘朝言。與兩人相切劘。不幸亦早世。杭守方思善。因余以識三人。曾作悲五子詩。今載三篇於此。其一。李祠部逢陽。斯道久榛蕪。空言竟何補。汲汲李祠部。狂瀾迴砥柱。超然破藩籬。心傳繼鄒魯。枝葉永刊落。躬行以爲主。忠告啓吾徒。四海如同

父天道無棄物。羣生化時雨。豪傑固有興。凡民藉鼓舞。昊天不慭遺。奪我明時輔。諸子各天涯。念茲心良苦。願言一聖眞。無勞弔終古。其二楊太學希淳。嗟嗟楊太學。細行難具陳。昭曠有獨觀。敏德無逡巡。汎濫百家言。以筏涉其津。顏淵不貳過。曾子日省身。一往有深詣。千載會其眞。春秋二三子。雅言日諄諄。大小各有得。溫故知其新。明德方自茂。天道無常親。後死將安倣。哀哀悼比鄰。清風一以誦。四海歸仁人。其三。潘睦州絲。梴梴潘睦州。意氣自英邁。公子時亦佳。俠節以爲快。桴鼓動山城。邑人殊不戒。賈勇擎戎衣。取賊如嘗劓。中年契名理。問學時靡懈。聞過輒自愉。求言勤下拜。以此悔悟心。精進有深解。勞謙令其終。生平無睚眦。一官何所爲。五斗殊自憒。孤鴻有高騫。吾黨增嗚噫。詩成而思善亦歿。嗚呼痛哉。朝言爲人弁討賊事。具余所作傳中。

懷五子詩

思善又有懷五子詩。今載其三首。一李姚安聖人不克見聖學曰荆榛。寥寥千載後。師聖當何因。彼岸久未登。姚安識其津。一振士風變。再振民風醇。名教有妙用。何論越與秦。所以忠信士。蠻貊猶相親。況此邦域中。負版皆王臣。聞君返初服。吾亦遊無垠。徵言共探討。乃在江之濱。嗟嗟行負俗。去去勿復陳。二耿次公。天臺耿夫子。仁賢萃其門。伯也起吹篪。叔也遞吹塤。翩翔振逢掖。斯文疇輊軒。仲氏信仁只。戔戔賁邱園。步趨迥無因。絕塵一以奔。靈臺無汩和。六籍多知言。至動有至一。至靜至神存。披雲往無從。聞風知所尊。古今豈異時。千載自淵源。與君盟歲寒。翩翩胡畔援。三王隱君。王生好琴遯。乃在江淮間。承家固有道。

邁跡良自賢。振衣陟層巘。濯足撫潺湲。幽人時往來。當路無躋攀。名理析元晏。至道希孔顏。嗟予倦行役。歲晚靡交驩。昔者吾友言。闕生時一斑。考槃信自矣。振鐸寧能諼。以茲精進心。獨往諒非難。譬彼作室家。願言開其藩。三人皆余石交。思善從余識三人。而其嚮往若此。亦可以知思善矣。姚安、名載贊、字宏甫。以姚安守告歸。次公、天臺師仲弟。名定理、字子庸。隱君、王汝止先生仲子。名璧、字宗順。

宏甫書高尚册後

宏甫解組歸。巡臺劉君彙薦紳贈言爲册。題之曰高尚。宏甫寓言於天台楊子。作文一首書其後。其平生大都具矣。天台楊子曰。吾讀劉君高尚諸篇。而益信宏甫之不可知也。或曰。宏甫隱於禪者也。夫宏甫年已五十四矣。自三十登仕。歷七任而至郡守。辛苦跋涉。以至若斯之年。亦既倦而後去耳。使其先四歲而死。亦已不稱天矣。幸而不死。而又博高尚之名以去。不爲宏甫氏。其終不去乎。且高尚之名。非有道之所處也。仲尼嘗比之匏瓜之固矣。曾謂宏甫而不聞之乎。夫大道無高。有高則有過。至人無尚。有尚則有累。渠既深於是。而猶以過自累也。安在其爲知道歟。噫。是非或人所知也。夫宏甫非高尚之士也。而未始非高尚之士也。而與以高尚之名。則受之矣。且天下之物。亦無一而非累也。苟不以物累心。則終身役一官。雖三黜之而不去可也。及其所之既倦。則或四五十。或六七十。辭而去之可也。與之名當其實可也。與之實而不當。亦無不可者。若慕高尚之名而後去。去矣。而又嫌於有其名。皆累也。子何區區於名實之間。揣量而校度之。而欲以議至人之出處。不亦左歟。且吾聞宏甫氏。嬾散不事生產作業。而兢兢一郡。惟恐後

時。譬則細人之理其家。然不爲千歲之計不止也。凡一切備禦經久之費。靡不日新。而孰知其旦暮決去哉。雖宏甫自以決去語人。人且不信。雖其家之人。亦必待既去而後信之耳。而或者欲以是而知宏甫。胡可得矣。然則孰從而名之曰。此侍御劉公意也。劉公以爲欲以風於世。故借其去而以是名之云耳。雖然。宏甫氏若非今侍御。則亦終莫之名矣。宏甫爲人。一錢之入不妄。而或以千金與人。如棄草芥。一飯之恩。亦報。而或與人千金。言謝則恥之。見一切可喜人。無有不當其心者。而不必合於己。己不能酒。而喜酒人。己不能詩。而喜詩人。己不能文。而喜文人。己不捷捷能言。而喜能言之人。己不便鞍馬。而喜馳騁。己不好弄。而喜敵道。己不好鬬。而喜徘徊古戰場。己不好殺。而喜商君吳起韓非之書。己不愛紛華。而喜郭汾陽窮奢極欲。以身係國家之安危。己不欲以谿刻自處。而喜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獨不喜遜牀循牆。終日百拜傴僂以爲恭者。以故常不悅於世俗之人。俗之所愛。因而醜之。俗之所憎。因而求之。俗之所疎。因而親之。俗之所親。因而疎之。有時長貧。雖必不得已。已也。故終身不宵假借於人。有時暫富。雖必可已。不已也。故終其身無一錢之積。平生未嘗召客。人召之酒則赴。平生不禮貴人。貴人饋之則受。以故雖不悅於人。而終不見害於人。以宏甫與世無爭故也。獨設三科度世。最得祖意。見上士則誇而肆之。冀其或我知也。見中士則櫝而藏之。以待其自知也。見下士則時發而後謹閉之。恐其不知而恣疑謗無益也。以此終其身。交游遍天下。無知宏甫者。知宏甫者。疑莫如侍御。故宏甫與我言。幷出此相示云。噫嘻。若侍御知宏甫。則可以傳矣。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

程大昌詩議十七篇其言辯博多前人所未發其首篇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未有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未之及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敍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敍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以此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又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見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獻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

馬端臨論詩序不可廢

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序以爲刺淫。而朱傳以爲淫者所自作。靜女木瓜、采葛、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簫兮、狡童、褰裳、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本別指他事。而朱傳亦以爲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詞。而其詩篇之繁多如彼。夫子猶存之。則不知其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之言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詞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朱子之說。則雖詩詞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且木瓜、遵大路、風雨、子衿諸篇。雖或其詞間未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序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桓叔共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

荊公學史記

近世談文。率宗史記。然子長精神結搆。茫然未解。第襲其語耳。此史公之盜臣。謂之受業弟子可乎。向讀荊公短文數首。眞可與其論贊相頡頏。讀刺客傳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伍子胥廟銘云。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

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偸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此等文觀其筆力曲折眞脫胎換骨手也

八司馬

荆公讀柳宗元傳云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荆公此論亦節取其文學云爾其心未見原也後觀雲麓漫抄云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材豈不知趣權利之可恥哉蓋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公室特計出下下反爲所勝被禍耳故善良皆不免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脩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人爲善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略及之八司馬庶幾稍伸氣矣

揚子雲始末辨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辨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怪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踵屈原。而屢斥公孫宏之吝。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辨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簒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四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

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游說。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戒殺生論

好生惡殺。人之本心。世徒以口腹之溺而勇爲之。亦積習不自覺耳。有戒殺者。反斥爲異方之學。正甫嘗著論一首。今載之。論曰。世儒語不殺生。則必斥曰。是釋氏之訓。非聖人所爲教。是未考於聖人之教。而猥以習見論之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殺犬豕。夫天子、魯也。諸侯大夫、貴也。然皆無故不得殺生。夫無故不得殺。則有故而殺者。蓋無幾矣。孟子曰。生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見生聞聲。君子咸不食之。則不出於見聞而食者。蓋亦無幾矣。聖人之教蓋如此。世之儒者。奈何以不殺歸釋氏。而以樂殺歸聖人。夫胡視釋氏之仁。而視聖人之暴也。聖人不得已有故而殺。曰祭。曰養。曰賓。三事而已。然其養之有道。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制。獺未祭魚。漁不登魚。豺未祭獸。獵不告狩。鳩未化鷹。不設罻羅。草木未落。不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不合圍。不掩羣。弋不射宿。釣不以綱。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聖人之愛惜生物。何其周也。聖人雖爲祭而殺。然在天子。不過曰一元大武。諸侯以下。不過曰剛鬣柔毛。曰肥腯翰音。曰疏趾明視。曰尹祭。商祭。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以四方之食供焉。庶人之祭。春韭以卵。夏麥以魚。秋黍以豚。冬稻以鴈。其數可舉。其義可陳。

而未嘗有二脩焉。雖爲養而殺。然六十止食宿肉。七十乃食二膳。八十常珍。又曰。庶人耆老不徙食。孟子亦曰。七十非肉不飽。則未至六七十者。雖孝子不得以享其親。雖爲賓而殺。然天子適諸侯。諸侯乃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又曰。大夫燕食。有脯無膾。有膾無脯。士不二羹胾。其在於詩。其語嘉旨。不過曰脾臄。曰鼈鯉至矣。其語富多。不過曰四簋。曰八簋。極矣。聖人何嘗教斯人曰斷刲之。以天子諸侯無故不殺之物。乃取而饕飧焉。一膳而斃數命。一飲而殘百種。舒鴈之外。鼈鯉之餘。乃至豹胎熊掌。鹿胃麋膏。麛麐虎兕以下。誅逮犢麝。殫山之族而醢脯之。乃至鴈腎搗奧。鶉胖雉腒。鴽鵒以下。殘及卵胎。殫林之族而熬淳之。乃至鱣鮪鱘鱑。黿鼉鯨鯢。蝸螺蚌蟧。細極鱦鮞。殫水之族而膾炙之。秦漢儒者。恣其饕餮。附會記者則著之爲教。曰大者爲軒。小者爲膾。燔烈臙腬。猶未饜也。乃至鄹之蓼之芥之蔥之。桂之薑之。梅之藪之。椒之菽之。粱之麥之。極鼎俎之芳。窮易牙之巧。將使大羅氏之適藪澤。見毳介之影。則啞啞然笑。憾不頓四極以爲之網也。大庖氏之入市肆。覩魚肉之林。則津津然涎。憾不鼓龍泉而爲之割也。將使鸑鳥愀然不安其林。穉獸焦然不寧其穴。其於天地之心。太和之氣。其不奸乎。聖人之教。寧有是乎。甚矣。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今夫人之一身。膚甲爲疏。毛髮爲最疏。然俾人日殘膚甲而啖之。雖悍夫不能。日殘毛髮而啖之。雖忍人不爲。聖人視喙動皆膚甲。而草木毛髮也。有一草一木不得其理。聖人理之。如理毛髮。何至殘食膚甲而教人爲堯舜之政。三王之治。能俾天地訢合。陰陽和。鼈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獸不狘。鳥不猛。魚鮪不淰。四靈可以爲畜。故其稱曰。鳥獸魚鼈咸若。曰。百

獸率舞。鳳凰來儀。嗚乎。此豈以殘殺能致之哉。啄動之物。莫不有性。虎狼至毒而有父子。螻蟻至微而有君臣。鴻鴈之有兄弟。雎鳩之有夫婦。騶虞不履生蟲。不踐生草。烏鳥爲其母反哺。牛爲人代耕。犬爲人居守。此其爲仁義。何可勝數。而人或不如斯物也。反日殘而啖之可乎。鹿斃於矢。其鬳反顧惻之。射者未能不憮然也。鶉將就食。感主人以轉轂之詠。聞者未能不動心也。射鶉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行市。則一市之犬皆嗥。彼物豈甘就死亡哉。而世之悍夫忍人。乃誣物爲無知。既日殘而啖之。儒者又重佐其焰。至誣爲聖人之教。甚矣。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或曰。子不聞伏羲氏之王也。教民網罟。以佃以漁。王制。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而取鼉。周禮。天子之羞百二十品。然則伏羲爲非教。而周之制豈未仁歟。曰。是不然。當伏羲氏之王。五穀未生。鳥獸至多。羽翮之健。齒角之獷。與人爭櫛而居。爭穴而處。驚騖然相搏。哆哆然相噬也。生命之害大矣。人不得已。以其智勝而殺之。茹其毛。飲其血。而害猶未損也。伏羲氏則又不得已。教以漁佃。使善取之。所以消人害而捄栲腹也。伏羲豈創教以殺生者乎。禹驅蛇龍而放之菹。湯德及禽獸。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召公戒珍禽奇獸。不貴異物。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伐蛟取鼉而爲政者也。禹非飲食。文王惟正之供。日昃不遑暇食。靈囿靈沼。自麋鹿魚鼈之外。靡有奇稱。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百二十品爲食者也。月令、周禮。可盡信乎。不然。則周之生民。其斃於供久矣。漢武之射蛟於江。唐憲之徵蚶於粵。當時史氏非之。廷臣諍之。又何甚乎。予故曰。秦漢儒者。附會以愈於不仁之流者也。曰。若是。則與釋氏何以別乎。曰。子以殺生爲天地之心乎。以不殺生爲

天地之心乎。如以其不殺而已矣。則吾知從天地之心以爲仁可也。又焉知聖人之與釋氏。且夫聖人之教。爲養、祭、賓、養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制。固未嘗無別也。

焦氏筆乘卷三

知天說

天臺先生曰余校士泗州爲理者數輩謁余余質之曰世人嘲談學者類爲元虛語如中庸言思脩身至不可不知人實矣乃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已元虛耶諸理各舉似余曰此儒生舊見賢輩茲當以身發揮矣每念賢輩職專刑獄然讞訊少差特一夫之不獲耳近日各臺多以耳目寄諸賢若評品少差則一路哭與一家哭均可念也思知人可弗知天耶諸理曰願終教余曰賢試仰觀諸天而自省焉今夫天昭昭耳蒼蒼耳人日致虔而默禱之天不見爲喜人日睪睪然相忘於覆幬中天不見爲嗔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如因人之慢而故蔽其賢因人之謹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矣顧茲因人之謹也而中微有喜意存則人承吾意而譽言至譽至而日積焉或間指其瑕吾耳將亦或逆矣因人之慢也而中微有嗔意存則人承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吾耳將亦或逆矣何者有意故也諸賢法天之道而毋意焉謹慢兩忘好惡不作其於知人也或庶幾乎余官符臺時適歲大計同志考功君見訪座間蹙然嘆曰知人難矣柰何余曰公其知天乎曰云何曰天之德生生耳今人束髮受書逮通籍爲仕亦大艱矣苟中有生平飭勵而橫遭點竄誤致錮廢是猶將生人而立致之死也君念及此其容有蹙殆天生生之心也執此心以往當無失矣曰典在黜幽厥有故常願安得遂此好生之心耶曰否維天何嘗廢肅

殺哉。顧其大德原主於生。是故肅殺亦生機也。苟徒不忍於一家之哭。而安忍於一路之哭。是亦未能充生生之德矣。考功曰。善吾今而有味乎知天之說也。

同志官內翰者見訪。余叩之曰。異日者君當樞秉鈞。知人要矣。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曾味其旨耶。曰。云何。余曰。夫世好脩飭者劣通方。尚揮霍者薄廉謹。崇渾厚則抑果敢。勵明作則迂仁厚。溫恭進而骫骳退。英敏優而沈潛詘。是皆以己格物。滯方而有所。人將有遺知矣。維天之於羣物也。幷包而覆照之。梧檟培矣。而荊棘亦滋也。參蓍產矣。而烏附亦植也。牛馬蕃息矣。而虎豹犀象亦並育弗殲也。夫梧檟以材以實。而荊棘亦足以藩垣。參蓍以宣以補。而烏附亦可以祛毒。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犀象亦足以飭等威而嚴儀衛。是天無遺物。亦自無棄物也。秉鈞者惟斷斷然休休然。法天之幷包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鑒羣材而善用之矣。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王先生

王汝止先生。超悟於魚鹽之中。不繇文字。故從之遊者。往往簡易直截。蓋明興之學。至是雲翳盡披。而義暉益朗矣。余不及摳衣先生。而從其兩子。頗聞緒論。欲編輯以傳。未暇也。內江趙南學。爲其墓銘。姑筆之以示同好。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艮。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良。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于安豐里。先生

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顙脩臞。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先生逮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即邈焉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啟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務。盥冷水。迺痛哭曰。艮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尙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秉禮爲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譬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鶉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艮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此。同志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

卒於師。先生迎哭於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咳盼顧。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眥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廓披聖塗。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眞。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配越中爲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是良之仕也。或謂先生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搆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於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於某里。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董先生

董蘿石。以垂老之年。坐進於道。嘗讀其數詩。風格翩翩。眞奇士也。許黃門相卿志其墓。今略載之。先生諱漼。字復宗。澥浦人。平生樂義好善。兄貧。割私產讓之。所知鄔魯以田來質。魯疾革。出券燬焉。卒復經紀其葬。聞高世賢達所在。不計遠近寒暑。投贄納交。見後輩工一詞。挾一善。亟稱嘆不已。人以此多之。然先

生生不解世俗生作事。時時獨好歌吟。所遇節序景物。離合戚忻。慨今懷古。一寓之詩。家四壁立。不以屑意。一時名能詩者。沈周、孫一元、鄭善夫、皆郵寄賡唱。每佳風日。放浪湖山。流連親知。嘯詠忘返。好事家往往除館以待。先生紀之爲五館記云。晚造陽明夫子。聞良知之說。幡然改曰。不爾。得稱人乎。悚然就弟子列。時年六十七矣。故所與游者。聲咻色招之。先生曰。吾從吾所好而已。因號從吾道人。先生末復究心內典。忽若有悟。喟然嘆曰。乃今客得歸矣。於是援匡廬故事。與僧法聚糾諸緇素。結蓮社於海門精廬。遂又號白塘山人。嘉靖甲午某月日卒。嗚呼。先生。我丈人行也。忘年友予。蓋三十年矣。吾見先生。始專於詩。遺其家。甚難之。晚志於道。遺其詩。甚愧之。終入於佛。嗒然自遺也。予愈益怪之。莫能闚已。觀乎聚之言曰。先生在先劫中。殆業豢龍。氣相感召。近可遠。大可小。有可無。虛實相因。動靜相體。若有類焉。蓋先生學三變。歸於空。而自所謂吾者。且見爲妄矣。尙安事銘。予將安所銘。無寧試妄求之。亦慙妄應之邪。銘曰。一顆蓬翳。蝶化蟬蛻。吁嗟董翁墓於是。

經筵面奏

我朝經筵日講。非徒辯析經史。爲觀美也。謂當旁及時務。以匡不逮。而近世面奏惟兩人。嘉靖甲申脩撰呂柟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筵。君臣不宜華服。己丑夏。祭酒陸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撰。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

花信風

唐詩二十四番花信風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棠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棠棣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棣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釄三候楝花楝花竟則立夏

霜天曉角詞

盛仲交閱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不知何人作語殊警策可以醒憒憒也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惱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算來由命聽自然眞箇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晴如漆

銅餅詩

子美銅餅詩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蓋井幹轆轤有爲蛟龍之飾而塗以金者今已凋落而黃金爲人所折隱然有荒頹寂寞之感而鈌折之餘猶有可折之金則其當時井幹之美又可想見也

評杜詩

余家有鄭善夫批點杜詩其指摘疵類不遺餘力然實子美之知已餘子議論雖多直觀場之見耳嘗記其數則一云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說到盡不必寫到眞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眞處盡處所以失之一云長篇沈著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此杜

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爲貴。但可以爲難而已。宋人學之。往往以文爲詩。雅道大壞。由杜老起之也。一云杜陵只欲脫去唐人工麗之體。而獨占高古。蓋意在自成一家。不肯隨場作劇也。如孟詩云。當杯已入手。歌伎莫停聲。便自風度。視玉佩仍當歌。不啻霄壤矣。此詩終以興致爲宗。而氣格反爲病也。善夫之詩。本出子美。而其持論如此。正子瞻所謂知其所長。而又知其敝者也。

古詩無叶音

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于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強爲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與貗。又音五紅反。而叶蓬與縱。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鳩與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禡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緜至于岐下。上韻爲率西水滸之類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反側。有狐云之子無服。上韻爲在彼淇側。騷經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爲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詞。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降今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降。下韻爲憂心忡忡。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爲朕皇考曰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鐸音。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爲與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爲水歸其壑。昆蟲無作之類也。此等不可殫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叶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無一字作他音

者耶。離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鑿空附會。良可嘆矣。予兒朗生五歲。時方誦國風。問曰。然則騶虞好仇。當作何音。余曰。葭與貔爲一韻。蓬與豵爲一韻。吁嗟乎騶虞一句。自爲餘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與子爲韻。麟之定。定與姓爲韻。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叶也。殷其雷、黍離、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也。菟罝仇與逵同韻。蓋逵古一音。求王粲從軍詩。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馗。馗即逵。九交之道也。不知逵亦音求。而改仇爲渠之反以叶之。遷就之曲說也。

營魄

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如經營、屏營、怔營、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意云以不安之魄。而欲抱守眞一。能保其不離乎。楚詞云。魂營營而至曙。謝靈運詩。得以慰營魂。皆可證。

銅柱

余友楊安慶道會博雅士也。問余馬援銅柱。事不載漢書。爲出何典。余曰。廣州記云。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然不獨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關羽分界。鑄銅柱爲誓。在衡山縣西北百二十里。又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於點蒼之湍溪。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李皋銘。在辰州西北百十里。會溪對又涪波陵江口。名銅柱灘。

石堕

三都賦。林藪石堕而蕪穢。石堕言土地多石。如人之有堕結也。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韓王

曰。成皋石窟之地。無所用之。賦本此。

我朝兩木蘭

木蘭朱氏女子。代父從征。詞中有可汗點兵語。非晉卽隋唐也。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卽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將軍冢、忠烈廟。足以補樂府解題之缺。近有兩事。與此類。聊附載之。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攜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黃善聰。金陵淮清橋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爲活。憐善聰孤幼無依。詭爲男子裝。攜之遊廬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恆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宏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卽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浣。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穩婆。姊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爲易男子裝。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爲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故。怏怏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大賢之。時英猶未室。卽爲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鄰里相勸。則涕泣橫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以爲奇事。廠衞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吁。二女者。卽南齊婁逞。五代黃崇嘏。何以加諸。此我朝兩木蘭也。

子京用漢書體

漢書息夫躬贊。竪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季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連用七言成文。蓋時出一奇耳。宋子京作唐奸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與元蟹。崔柳倒持李宗覆。用此格也。張表臣不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宗度世古元歌句法。其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然則漢書非史詞邪。

屬負茲

公羊傳。屬負茲。舍不卽罪爾。注。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皆漢禮之名。言負茲者。負事繁多。故致疾。言犬馬者。代人勞苦。行役遠方。故致疾。言負薪者。祿薄不足代耕。故致疾。衞朔屬負茲。蓋託疾以免罪也。此出漢儒之意。今按茲、新生艸也。故从艸从玆。立意艸一年一生。故古人以茲爲年。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古詩云。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茲字皆訓年。諸侯稱負茲。言己年老有疾也。一說。史記敍武王入商。康叔封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蓋言有疾而負蓐。如所謂伏枕類耳。

地中

周禮。均人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則周都潁川陽城。所謂地中也。草木子云。

崑崙、天下山之頂也。其東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海。水皆東流也。其西面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趨也。北卽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崑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簷。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可見。道經云。海外蓬萊閬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居九氣青天之內。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居二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居五氣元天之內。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元圃。南曰積石。北曰閬苑。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又按宋沙門慧嚴與南蠻校尉何承天共論華梵中邊之義。引周公測景之法。謂此土夏至之日。猶有餘陰。天竺則無也。言測景者。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地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測景。得潁川陽城。於是建都。土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之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此爲地中。鄭司農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當知陽城蓋就此土自爲中耳。既有表景。豈非餘陰邪。故曆有大小二陰增損積算。時輒差候。明非中也。天竺夏至之日。日正中時。竪晷無影。所謂天中。承天無所措難。文帝聞之。乃勑任豫受焉。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成光子云。中天竺國。東至震旦國。五萬八千里。震旦卽神州之號也。南至金地國。西至阿拘遮國。北至小香山阿耨達池。各五萬八千里。釋迦方誌云。池名阿那陀答多。唐言無熱惱也。在香山南。雪山北。居山頂上。池周八百里。分出四河。各隨地勢而注一海。故葱嶺以東。水注東海。達壞以南。水注南海。雪山

以西水注西海。大海以北水注北海。水經云。無熱邱者。卽崑崙山。山海經云。南流沙濱赤水後黑水前。有大山名崑崙邱。扶南傳云。阿耨達山。卽崑崙山。穆天子傳云。海內崑崙邱。在西北帝之下方八百里。高萬仞。十洲記云。崑崙陵。卽崑山也。在北海元地。去岸十三萬里。此指佛經蘇迷山也。故崑崙近山。則西涼酒泉之地。穆后見西王母之所。具彼圖經。若崑崙遠山。則香山雪山之中也。河源出焉。攷三教所紀。以地理而言。雖未必如成光子之說。然以水與日景而言。參之諸論。則崑崙當爲天地之中。正天竺大千之界也。潁川陽城。特中國之中。周公宅中圖大。必於是求之。然未可以盡通方之巨觀耳。

笏制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魚須文竹。謂以竹爲笏。而刻畫爲魚須之文以飾之。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以魚須。亦示華重之意。若士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爲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爲又殺矣。此象字。與上象字不同。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應氏謂士以遠君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夫。而儀文顧與諸侯相埒。豈先王辨等之禮哉。

奠雁

奠雁。古禮也。詩云。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親迎執摯。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雁。昏禮旣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士宜執鳧。奚執大夫之雁。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

其將來如孤雁失不再偶。可謂祥乎。冠禮三加。幞頭、服公服、革帶、納鞾、執笏。與此同義。

六尺

學林云。論語。託六尺之孤。據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准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

夷齊

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爲政。而景公莫之問也。觀其一再爲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焉。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爲彼棄國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朽者。非以富貴也。則孔子深取二子者。但指其辭國一事耳。至於司馬遷始以爲不食周粟。餓于首陽。爲二子之義。夫粟則不食。薇則食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遷之傳伯夷曰。睹軼詩可異焉。是采薇之詩。蓋遷之所據也。夫山南曰陽。軼詩曰。登彼西山。則非首陽明矣。可以爲夷齊之詩而據之邪。

孟子非受業子思

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爲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攷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

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卽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爲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依放之言。不足多信。

集義義襲之辨

余友耿子庸嘗言集義與義襲。爲孟子告子學術之辨。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義襲而取者也。蓋配之爲言。以此合彼之謂。非眞得也。正與襲取意叶。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異於依乎中庸者以此。

踐形

李彥平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謂之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也。目欲視、吾不遏其視。耳欲聽、吾不遏其聽。口欲味、而不遏其味。鼻欲臭、而不遏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詞。此所以未達一間也。

追蠡

高子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蓋槩以聲言。未辯其爲何樂。而豐氏獨以鐘解之。今攷追蠡。追字、都回切。音堆。追琢其章。蓋取雕琢之義。而字書以爲治玉也。周禮有追師。掌追衡笄。蓋衡笄皆玉飾。註謂追猶治也。

夏后氏之冠曰毋追。音牟堆。註謂追猶椎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爲搥。而追搥同義。揚子所謂搥提仁義是也。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爲鐘紐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蠽蟲。遂附會以爲鐘紐。卽周禮之旋蟲。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爲搥擊之追無疑。又按蠽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卽瓢勺。東方朔以蠽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騾。卽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蠽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蠽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卽疥病。左傳爲其不疾瘼蠽是也。一盧欵切。音禮。說文。蟲齧木中是也。若此蠽字。當從盧欵切爲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搥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蠽齧之形。蓋追者。搥也。蠽者。其形似也。而文王之樂不然。是以知禹之獨尙也。此蓋未察世有久近。而樂亦因之。初何優劣之有。宜孟子以城門之軌明之。

出生入死

李彥平一日讀老子至出生入死章。大悟遊戲生死之道。因言曰。所謂生之徒十有三。此畏死而欲長生者。死之徒十有三。此輕生而樂寂滅者。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此不學冥行。而顚頓於死生之塗者。是三者。皆非中道。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易論天地之數。自一而至十。則十者。陰陽之成數。老氏獨闕其一。何也。蓋道生一。一者。形變之始。乾元用九。妙萬物而不役於物者也。故天地得之而淸寧。老氏缺之者。聖人之得一也。得此。則翕張造化。游戲死生。

老子本子書。漢景時始改爲經。吳閶澤對孫權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脩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

其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誦焉。

吳越改元之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得古墓內有志磚。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册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通鑑誤認漢紀

荀悦漢紀云。高帝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恆之字曰常。謂君諱臣下所避者。故變邦爲國。變盈爲滿。變恆爲常。以代之。示不敢犯也。故僖王曰釐王。桓公曰威公。蒯徹曰蒯通。莊助曰嚴助。皆此類耳。通鑑西漢諸帝下。註惠帝則曰諱盈之字曰滿。文帝則云諱恆之字曰常。景帝則云諱啟之字曰開。武帝則云諱徹之字曰通。是以盈之、恆之、啟之、徹之爲名。而以曰滿、曰常、曰開、曰通爲字。蓋徇荀悦之文。而昧其義者也。然則劉季者。高祖之字也。而謂之曰國可乎。

史通

山谷稱史通、文心雕龍、皆學者要書。余觀知幾指摘前人。極其精覈。可謂史家申韓矣。然亦多輕肆譏評。傷於苛刻。浮詞篇云。漢書蕭何知韓信賢。賢者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淮陰墮業無行。滿盈速禍。以賢爲目。不能無謬。夫賢之爲言異於人云耳。而輒律之以儒行。責之爲聖人。不已甚乎。人物篇云。皋陶、伊尹、傅說、仲山甫、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盍采而編之。爲列傳首。夫遷書與經典並行。世多其書。輒弗論著。而復責之以編纂。不亦複乎。辨識篇云。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董狐南史者。上也。編次成書。鬱爲不朽。若邱明子長者。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史佚倚相者。下也。夫史佚當盛周、綰史職。與董狐南史。未知先後。而抑居邱明子長之下。此何據乎。雜說篇。李陵與蘇武書。觀其文體。不類西漢。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爲謬矣。今李傳幷無其書。且陵書爲齊梁擬作。遷亦何從遽覩之乎。其最甚者。夫子謂昭公知禮。則譏其飾智矜愚。愛憎由已。稱顏子殆庶。則譏其曲垂編錄。不能忘私。至堯之幽囚。舜之野死。益爲啓所誅。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一以汲書爲據。勇於信冢中之斷簡。輕於悖顯行之六經。幾蓋小人之無忌憚者哉。且自云因王充之問孔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夫充之淺妄。又何足法也。

史通所載史目

古今正史。及偏部短記甚多。然半就湮沒。如晉書不行沈約而行唐太宗。唐書不行劉昫而行宋祁。世俗

識眞者少古書散軼正坐是耳史通所載多有其名今備疏之譙周古史考荀悅漢紀漢尚書謝沈漢書後漢尚書袁宏後漢紀華嶠漢典東觀漢記習氏漢晉春秋晉孔衍漢魏尚書王沈魏書項峻吳書魚豢魏略孫盛魏春秋王隱蜀紀張勃吳錄王隱晉書沈約晉書孫盛晉陽秋干寶晉紀何法盛晉中興書陸機晉書臧榮緒晉書檀道鸞續晉陽秋徐廣晉紀王劭晉書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裴子野宋略江淹齊紀吳均齊春秋何之元劉璠梁典姚察梁書姚最梁略姚思廉梁書裴政梁大清實錄蕭韶太清紀蔡允恭後梁春秋姚思廉陳書公師彧十六國史鄴都紀趙紀杜輔全燕紀董統燕史王景暉南燕錄常璩蜀李書索綏梁國春秋張重華涼紀索暉涼書劉昞涼書裴景仁秦記馬僧虔秦史衞隆景秦史姚和都秦紀崔鴻十六國春秋魏收後魏書蕭子顯齊書王劭北齊志杜臺卿齊紀李百藥北齊書牛宏周書令狐德棻後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王劭隋書孔穎達隋書顏師古隋書張太素齊後略皇甫元晏帝王世紀陶宏景帝王歷虞世南帝王略梁武帝通史元魏王暉科錄晉樂資春秋後傳孔衍春秋後語司馬彪九州春秋阮氏七錄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干令昇史議樂資山陽公載記陳壽季漢輔臣記王韶晉安陸記姚梁後略王粲英雄記劉向列仙傳劉向列女傳杜預列女記梁鴻逸民傳趙採忠臣傳徐廣孝子傳嵇康高士傳皇甫謐高士傳戴逵竹林名士記揚雄蜀記周稱陳留耆舊傳周斐汝南先賢行狀陳壽益部耆舊傳楚國先賢傳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蕭大圜淮海亂離志和嶠汲冢紀年西京雜記三輔黃圖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趙岐三輔決錄沈瑩臨海水土記周

處陽羨士風記。桑欽水經。盛宏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常璩華陽士女記。會稽典錄。辛氏三秦志。羅含湘中記。潘岳關中記。陸機洛陽記。建康宮殿記。揚雄家牒。謝承家語。摯虞姓族記。殷敬世傳。孫氏譜記。六宗系傳。楊子山哀牢傳。顧協瑣語。謝綽拾遺。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楊松介談。藪韋昭洞記。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劉劭人物志。陸景典語。文心雕龍。李充翰林論。摯虞文章流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記。劉義慶幽明錄。劉敬叔異苑。

世說注所載史目

史通所載。尚未該備。梁劉孝標注世說。自漢魏吳諸史子傳地理之外。如晉氏一朝諸史。及諸公列傳。譜牒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之外。此又齊梁以上書也。譜牒別傳。姑不暇及。餘書亦疏其目。已見史通者不載。謝承漢書。張璠漢紀。薛瑩後漢書。劉向別錄。環濟吳紀。梁祚魏國統。曹瞞傳。魏末傳。朱鳳晉書。虞預晉書。劉謙之晉紀。晉後略。曹嘉之晉紀。鄧粲晉紀。晉惠帝起居注。晉安帝紀。晉百官名。晉諸公贊。摯虞世本。車頻秦書。趙書。名士傳。江左名士傳。海內先賢傳。逸士傳。江表傳。蕭廣濟孝子傳。文士傳。華嶠譜敘。晉世譜。杜篤新書。世語。竹林七賢論。八王故事。高逸沙門傳。名德沙門題目。永嘉流人名。周祇隆安記。滿南記。荀綽冀州記。荀綽兗州記。三秦記。丹陽記。揚州記。陳留志。南州異物志。襄陽記。豫章舊志。尋陽記。張資涼州記。西河舊事。東陽記。永嘉記。會稽土地志。會稽郡記。會稽後賢記。洛陽宮殿簿。神農書。五經通議。文字志。文章敘錄。摯虞文章志。婦人集。妒記。青烏子相冢書。相牛經。

淮西碑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卽位。是月。劒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

諱辯

資暇集。退之諱辯。漢有杜度。謂其姓名同音也。篤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草書。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是度非名也。篤論是杜恕所著。恕亦曹魏時人。其言不妄。則退之誤矣。楊用脩謂不如用魯有衆仲。亦非也。衆音終。與仲亦不同音。

楚詞逸句

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詞云。鄙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詞云。橫江潭而漁。今二篇無此句。又橫江潭而漁。見子雲答客難。

九辯九歌皆屈原自作

離騷經。啟九辯與九歌兮。卽後之九歌九辯。皆原自作無疑。王逸因夏康娛以自縱之句。遂解九歌爲禹。不知時事難於顯言。乃託之古人。此詩人依倣形似之語耳。不然。則上所謂就重華而陳詞。豈眞有重華可就邪。舍原所自言不之信。而別解之。不知何謂。九辯謂宋玉哀其師而作。孰讀之。皆原自爲悲憤之言。

絕不類哀悼他人之意。蓋自作與爲他人作。旨趣故當霄壤。乃千百年讀者。無一人覺其誤。何邪。

子虛賦

相如游梁時。嘗著子虛賦。爲武帝所善。尋著天子游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意。故亦名子虛賦。賦中敍上林。故一名上林賦。其實一也。文選截爲二篇。以前敍齊楚者。爲子虛賦。亡是公訢然而笑以下。爲上林賦。何其謬哉。

元鶴射干

賦中三用元鶴。三用射干。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干。顏籀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其云鵷雛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蠭本射干。乃香草。不嫌其複也。又亦猨蠗猱犀象野牛。窮奇獌狸之句。漢書文選俱無之。

玉樹青蔥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蔥。或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此說亦非。按王褒雲陽宮記。三輔黃圖。並言甘泉宮北有槐樹。今爲玉槐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卽子雲所謂玉樹青蔥者。據此。則何必巧爲解邪。

李夫人歌

武帝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珊珊其來遲。之與遲一韻。翩何珊珊。言其來翩然。而珮珊珊然耳。許顗詩話云。立而望之偏。是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也。以翩字屬上。不惟於韻不叶。且立而望

之偏。是何語邪。

前溪歌

晉沈玩前溪歌二首。前溪滄浪映。通波澄綠清。聲弦傳不絕。寄汝千載名。永使天地幷。黃葛結蒙籠。生在路溪邊。花落隨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五言五句之詩古今惟此。此外梁宮人包明月亦作前溪歌。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窗。獨眠抱被嘆。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窗粗叢切。雙疎工切。用韻甚古。

何遜爲少陵所推

何遜之詩極爲少陵推服。嘗曰。能詩何水曹是也。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裹搔頭等語。今集中無之則軼者不少矣。他如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花。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懶。薄雲巖際宿。諸語皆采爲己句。但少異耳。

何遜摘句

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爲佳。然遜句如此者甚多。如天暮遠山清。潮去遙沙出。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文。室墮傾城佩。門交接轜車。蕭散烟霞晚。淒涼江漢秋。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又水影漾長橋。蛺蝶縈空戲。川平看鳥遠。皆秀拔可喜。顏黃門乃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不幾於失實乎哉。

踏歌詞

崔曙踏歌詞二首。綵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裁錦繡。翡翠帖花黃。歌響舞行分。豔色動流光。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金壺催夜盡。羅袖舞寒輕。笑樂暢懽情不盡。著天明。末十字上七下三。新體妙思。前此未有。

書事詩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廚禁臠云。此詩含不盡之意。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絕句。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莫上人衣來。董逌畫跋更有王維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今集中俱不載。

玉川子

退之贈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許顗云。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辭簡而遠。得聖人之意。則玉川又有經學。不但能詩而已。晚唐詩人。予最喜玉川子。及司空表聖二人。人品甚高。不爲勢利所汩沒。故其詩能不涉世俗蹊徑。此非具隻眼者。安能別之。

白打錢

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用脩云。白打錢、戲名。未明指爲何事。按齊雲論。白打蹴踘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又丁晉公有白打大蹴斯。

梅花詩

梅花詩古無佳者。王元美獨稱老杜。恨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蓋情在景中。意超物外。最得詠物之妙。李羣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待夕陽。方之爲著相矣。前此何遜、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後周蘇子卿、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二詩。可謂得其丰神。已收入古今詩系。

白蓮詩

花鳥之詩。最嫌太著。余喜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花之神韻。宛然在掬。謂之寫生手可也。余嘗有梅花詩。花開暮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自謂差可嗣響。

禹錫誤用事

劉禹錫踏歌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饑色。細腰事凡兩見。不聞襄王也。疑劉誤記。

蓮花漏

唐張喬詩。遠公窗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薝蔔三千灌頂香是也。六時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旦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時行徑空秋草。

鱖魚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音愧。爾雅翼曰。凡牛羊之屬有肚。故能嚼。唯魚不然。鱖獨有肚。能嚼。江南名鮆魚。又水經注。江水至魚復爲巴鄉村。村側有溪。多靈壽木。水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名水底羊云。

韓詩用嚇字

韓退之詩。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官租日輸納。邨酒時邀迓。嚇。音如罅。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韓詩本此。唐馬吉甫蝸牛賦。缺爪牙兮自達。無羽翼以相借。本忘情於蜂守。亦何憚於鴻嚇。鴻。當是鴟字之誤。

杜常

楊用脩云。三體唐詩。有杜常華清宮詩。孫公談圃。以爲宋人。近注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后之姪。以史與談圃參之。其爲宋人無疑。如唐詩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行於世。觀者不知其誤。何邪。用脩此言。蓋據史以正之耳。予嘗見杜常一碑。凡數詩。華清宮絕句居首。前書殿中丞杜常。後題元豐年月。其詩與今所傳。微不同。一別家山十六程。曉來和月到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蓋周弼不惟迷其世代。且妄改其詩矣。大抵三體鼓吹所取。皆晚唐之最下者。其人無識而寡學。要不足辨。

唐人用事之誤

繞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則誤以鞭爲策。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也。太白詩。沈醉呼豎子。往言非至公。則謂豎子爲沛公。天幸者。霍去病。右丞詩。衞青不敗由天幸。則誤以爲衞青。放麑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則誤謂之中山顏延年一麾出守。麾、言去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麾江海去。則誤以爲旌麾。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紫禁仙輿詰旦來。李迴秀詰旦重門聞警蹕。則以詰旦爲今日。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僑爲柏人令。於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以王僑爲王子喬。

酒經

萬曆己卯秋。同毘陵徐士彰。尋買舊書。得十數種。中有酒經一册。不著撰人姓名。讀之知其風流醞藉人也。癸未讀田子秋日札。載宋大隱朱翼中北山酒經三卷。乃知卽翼中作。然又有李保續北山酒經一卷。前此更有汝陽王璡甘露經。王績追焦革釀法爲酒經。又采儀狄杜康以來善釀者爲酒譜。竇子野亦有酒譜酒錄一卷。胡節還醉鄉小畧五卷。白酒方一卷。食圖四時酒要一卷。藏釀方一卷。劉炫酒孝經一卷。貞元飲略三卷。胡氏醉鄉小略五卷。皇甫松醉鄉日月三卷。陽曾龜令圃芝蘭集一卷。小酒令一卷。同塵先生庭萱譜一卷。近又有酒史三卷。田汝成醉鄉律令一卷。

茶經

陸羽茶經三卷。茶記三卷。皎然茶訣三卷。陸魯望茶品一篇。溫庭筠採茶錄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蜀毛錫茶譜一卷。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宗顏茶山接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苑煎茶法一卷。曾伉茶苑總錄十四卷。茶法易覽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黃儒有品茶要錄。熊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熊客有北苑別錄。田秋蘅有煮茶小品。